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九

糾劾類一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
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
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
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問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
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
己之私逞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况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

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不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勅旨不

口已百首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天之力若無誰崇之

何者臣何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聖明受其壅蔽忽

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新政之首而朝廷獨

未知耳臣竊見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

有一得之愚陳于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止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命令漫

出不厭衆心豈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旋轉

矯詐致此也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二得而悉之乎
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者見之安知不有黨文
者為文交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
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和成前 旨且以諛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有疑乎夫謂已有旨了則文
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
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己罪其為壅
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斯後李鳳陽而
已耶李鳳陽之事不其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內矯 詔
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機臣恐

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呈
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叱之去曰此
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
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忠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青林俊以違旨之試于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者舊邪此皆其壅蔽之深而朝廷之上有

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

不忍新政亂於文也不忍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

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詎訟文以慰人心可也如皇上好

生之德為文求全請亟賜斥逐使之遠去左右則所

以文者 愚莫大焉 文不斥人言 不巳人言不及文 必
執迷自圖 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糾劾近侍疏

章儵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
誤蒙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鄭九臯等一千
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
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陛下褒崇獎借
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
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
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祖宗設立東廠名
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

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鉞
張樞等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
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種招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鉞等
下罪一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
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
民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
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而處拿人未免騷
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
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重

書褒嘉九臯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
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辱 朝廷名器失
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持平等咸謂景略以安靜聞不應有
此垂繆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曾被其愚弄將誰
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蝟豈景
賢獨不之知耶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
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
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
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
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

鑒不遠矣。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祖宗有神靈，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燕靜，不如是也。向拏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拏一官府自此閉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訂開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悔改過禔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變終。

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等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
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出應衛門問理速嚴差遣天下
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陛下察其愚忱
無使箝天下之口謹題請 旨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通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外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護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
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
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哉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
早辦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
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入

黨之克釀十年之禍而污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
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
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美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
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乞聚降
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
也禁其黃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
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繼蘇縉你和劉卷等相繼進用
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如累 先帝俱罪惡深

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寬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於雷霆凜於鈇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幸由後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伺何所倚賴故違詔旨而敢干陳乞如此叙奉迎之勞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既誤先帝於御前復欲誤先帝於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辯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群

竟競起擅又僨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
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
臣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其塞蹊徑將小
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彼復亂
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嚙惡者
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
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
去老死燼下未為不幸願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
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
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繼無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權門乞

哀怨家致仇恣肆漫漶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
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陛下大奮乾綱申嚴
翼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
谷大用等前項罷關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
宜着經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
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
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

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犯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外偶見內臣集有百餘
人填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
聽聞誼擾回見衆內臣擁採吹竅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
剥去官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
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
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
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
有法度乎猶謂畏 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
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

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出義勇許義私自淨身
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恭奏
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入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眾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
臣等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臣 掖門係 朝廷嚴
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
為何如雖 先朝廢官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
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
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眾臣等不知其誰然 掖門內
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必知之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大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毆打皆此太監之所為也身為太監為朝廷禁近之臣敢于蔑視法度蔑視朝廷猶使近臣左右殆恐不可況漸不可長茲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伏望陛下興念及此大彰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至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寢朋黨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自激此變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嚴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壞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伍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烟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跡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異疊見余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姦邪思無以悅陛下

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 官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 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今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

足以為、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
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開張燈
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
遊觀喧攘男女混雜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 京師者
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
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勅下
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斥姦佞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鬪毆姦盜等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國有大姦根據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雋不疑橫肆貪穢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常仰慕其人之丰采今為法司官乃坐視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陛下言之恭惟陛下嗜學好問昔在

三五
卷之九
十一

潘邠時蓋已傳聞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登華弊端
殆十之八或者又謂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
等多練達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是以黃童白叟莫
不延頸以望太平之治奈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用田
顯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閒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
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
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
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之悔宋徽宗崇事道
教當時王志老王仔普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北虜

之禍至今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
之帝王事道教為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太平
於燕虞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也彼輩不過為要 君固
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壞蓋邪正
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可長大臣科道交章
論列皆忠悃誠恒為 國深計者 陛下每曰知道了而
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為得 君既專莫有能
捍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料取
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
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道御史劉

黜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
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往失其 奏認罪以逭萬一之
誅柰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奏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
付之鎮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書
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什之之忠於文帝耳什之為
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
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屏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
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 魏應問曰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鼓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抗臯陶之法今刑部按治一內豎家

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是必崔文巧佞譖愬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違 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術學義以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况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况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狀以昭 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漢之文帝皆崔

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藪悔 官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
人扼腕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兼有之又不自以
為罪方且假仗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略無忌憚是何
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
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
幾危 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定臣恐崔文不去
終非 國家之利周用田顛蔡秀相與明比植根膠固皆
不可不早為之慮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之誠輒敢事為
之說而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 留神省覽
奮發剛斷 一正宸心乞 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

田頌蔡秀左道惑 君之狀逆誅殊域無為 君側之害
必欲招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 勅鎮
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奏 請必付法司
擬罪庶幾 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端亦可少塞
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除大奸以信號令疏

林鉞

臣切見司禮監太監蕭敏一本暴白是非辯誣枉乞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之列伏乞察誣枉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等因奉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朕嗣位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不允所辭榜文便著收了各該衙門不分是非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著回將話來欽此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陛下初服俯

從各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領榜文四方俗化
不有關賴不獨指揮使孫洪之疏緊列蕭敬於逆黨而天
下咸知蕭敬即未敗之劉瑾畢真也 先帝赫怒斥廢私
第驗之錢寧廖鵬三淮王獻齊佐陸完諸奸之繫獄既以
咸服得實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十數元惡顯有
徵證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
帝時因太監劉養得其金七百兩屢捏寫 先帝旨意故
為御史唐鳳儀叅 奏云賜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投刺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又都察院 題覆云明受
吏胥之賂故瀆 朝廷之法情罪既屬於獄案姦欺悉

於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姦黨之魁豈謂枉誣之邪往歲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陛下獨宥
之蓋其姦謀之深黨接之衆具見於當時孫洪之疏禮部
之覆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
時請辯而隱待於後耶賴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
通行出榜申明禁約今後再有私剃庵觀等院私度僧道
尼僧女冠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
誣枉節奉聖斷緣係欽依事理臣子豈敢擅妄增減一
字耶如部院之臣惴惴權勢浪去其名不唯取戾國憲

是知有蕭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暴白
申明故在榜文頒掛之後蓋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
陳疏而輒擅取榜文一道以觀蓋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
忌實蓄無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懼

陛下傾寵之過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取之
偽陳辨疏佯哀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
諭眷留著令收榜切責部院回話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
不知其緣是取威天下令天下知其勢之能轉移乎天子
與明其尤得君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
民咸知以蕭敬之故遠近驚傳必相畏曰蕭某權勢傾軋

中外雖在左右親信者咸莫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
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尚書毛澄都御史金
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顧持位而木舌是 朝野唯知
有蕭敬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遵布號令以軌攝
臣民而歸之治易曰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書
曰令出唯行弗唯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不信一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徇蕭敬一人之
私情以廢天下公論反令敗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
以共制臣見挾姦之輩將驩趨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
將擾而無固志不軌之徒將輕令以捍法網關係誠切重

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懼姦黨仍乞
勅都察院頒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
方臣民之守臣不敢愛生避禍焦心冒昧陳聞

消姦黨以重 朝廷疏

孟竒

臣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徃江西
看事得貨數萬回見逆瑾而有重寶八斗之餽駭人心目
比時宣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大
肆貪饗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
更諂賂 皇親結為姻好寅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
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
容於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
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江彬之子且又以
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

太監鏡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之
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廖鵬又何人哉以太寧
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
彼數大家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勲紀太常世業可
懷前微未遠乃姻婭淪雜罔計廝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
穴於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腴顏志士聞而傷心舊老
為之歎息蓋高門降銜實自已作而篋先辱親於是為甚
自 皇上中興以來尤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
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未居都市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
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日後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

禍匪細此風不剪弊源益開點世塵家將遍勳戚伏望
皇上負宸輿懷恩情汚俗將李宣取回閑住將一切姦黨
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之下豁然清謐
若夫勳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
官直言糾舉及緝事衙門訪察拿送究治雖異仍通行出
榜禁約如此庶使已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媾之黨寒心
於將來矣

逐愉人以端治理疏

張原

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元封進宸濠與大監蕭敬
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側聞綸綍無任驚惶晝夜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
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
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 太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
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
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
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追其罪邪 陛下昔在

潘邠隔越數千里之遠知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
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
訖矣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
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 溫
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
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抑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
不安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
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

上下相疑恐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
黨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宮分置皆有其人况其掌家
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常緣布
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該或 陛下
時一不察誤聽其漫濶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奸則敬
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為起
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 陛下知敬之
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去之不去敬則愛
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柰天下人心何柰 宗廟社稷大
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

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
他日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必欲留敬不
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而啗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更事頗多精慮設謀最深且執真所謂老奸巨猾也自成
化年來累被言官論劾略不畏懼退避每語人曰我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禮
成止見其一嘗且疏請陳旋即復爾日止觀其意祇欲以
壓服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之心
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
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詔

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囊橐
積貲甚多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
亦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召權被
人論列彼乃稔惡不知悔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
授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
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為保固寵位之
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為苟圖富貴之資
而不恤壞敬之事故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有此輩
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勅下
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勅內府內臣以後

敢有代敬請托黃緣者一體罪之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
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暗長於投閑抵隙之時姦黨無復
翹首跋足於衣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
其壞 陛下之事亂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乞黜貪縱內臣以昭 聖斷疏

王忬

臣伏讀 詔書內一款緝事衙門除人命強盜機密重情等項重事許其訪拿奏治其餘軍民輕犯係干有司掌行者不許一槩搔擾不該 王言其幽隱不遺之照 官府一體之公具見茲言表矣臣職司糾察不能先幾摘發以仰贊 陛下平明之法致動 睿慮方切懷慚然 陛下言既及之而臣更默無一言是臣負 陛下之罪愈重也是以敢終言之竊惟 祖宗增設緝事衙門非為便於操切也良以 輦轂之下軍民之雜揉難齊而貴戚之豪強難問文吏之法或不能以痛繩而外庭之言有未易以悉

達于是竝置敝衛專督訪緝統以禁闔宿衛之臣翼以親軍爪牙之士凡係緊關重事聽其造膝奏行謹伺非常逆折姦宄固知重權之不可以輕假而防微之深意蓋亦不得已而然也柰事權既重則擊斷自由羽翼既成則倉卒難辨內有無賴悍夫妄希賞格或潛種圖書以陷人妖言之律或暗投賊仗以入人強盜之科鍛鍊之獄既備文致之罪必明法司雖知其寃往往不暇反異其他一遭拘執則家立破碎幸脫陷穽則身已傷殘叫號莫辯於帝闈痛憤殆徹於骨髓是國家防奸之門反為長奸之彙矣此弊相沿未之有改恭遇 皇上乾剛獨運屏絕私昵

以故歷年任廠衛事者稍能禁戢其下不甚縱恣夫何東
廠自黃錦之去繼以宋興而京城內外之人始囂然有不
自存之態莫不思錦之安靜而畏興之淫威推原其惡豈
自今日始哉臣聞興之為人狡獪有餘貪婪無耻負扞子
之醜名挾中人之忍性前在光祿則剝削脂膏以遂其鼠
竊狗偷之計近督東廠則鈎引事釁以成其狼吞虎噬之
謀臣所不及知者未敢輕瀆姑舉其罪狀顯著者言之
如房山知縣王崇學素稱廉幹偶窮治部民不法遂被納
賂興門棍樵人命數事逮捕本官至京羅織百方一無所
坐轉送鎮撫司竟得問擬復職夫廠衛事體相關使案驗

果良則何緣自為矛盾使案驗無實則何得公肆欺誣此
興惡之可知者一也又如通州知州蔡椿素號怯懦尤被
凌侮虎翼群聚狂譟入州縛吏胥於庭柱粹判官於通衢
衆情洶洶莫測其故傾資哀獻纔得放回夫州官居民庶
之上使罪可奏聞則不應輕自釋放使罪可釋放則不
應擅自答辱此興惡之可知者二也又如各省解戶以萬
里轉輸之勞供九重軍國之用倍加優恤尤懼不支
而興方利其孱弱之莫可控也陰結棍徒首告分遣黨與
窮抄非指稱花費為由則捏作包攬名色備極苛掠逼取
囊資官課未必能完而私門重以借揭臣恐將來遠方之

民憚於解納如徃棄市者矣此興惡之可知者三也夫以
聖明之世而興之無忌憚一至於此使在先朝則其
玩弄威柄又當何如哉臣是以知漸之不可長也案熙寧
興官以貨求柄非公選溪壑之欲難塞盤據之穴頗深辱
及縉紳毒流畿輔滯刑逞志上有干於天和誣上行
私大有傷於國體真不可一日留以任事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亟將宋興罷黜以為內臣生事擾民者之
戒庶幾刑獄不濫而和氣歡洽京邑肅清而四方瞻仰矣

黜奸闕以清弊源疏

鄒應龍

該臣同光祿寺少卿尹樂舜題奉 欽依於本月初六日
未時 方澤壇省牲時聞傳呼擁衛聲勢甚雜乃東廠太
監馮保將行禮宰牲也遂昂然用導引官引入臣等傍侍
保正面焚香眾稟保云打牲始事畢而出臣竊疑之臣聞
祀事莫重於犧牲故 祖宗定制牧養有所主牧有官其
祭之前期本寺堂官洗滌之矣又逐日差合屬官看之臨
期 聖駕親視之矣又 欽遣大臣輪看之及期又 命
本寺光祿寺官看之其重如此夫既重其事則必慎其人
固未有 命刑餘之人入壇掌禮如鎮守監督等事 欽

差也脫或以東廠職司詞察 朝廷恐外臣供事不謹故
命內臣巡視如此止宜在內巡視不當導掌行禮使臣
等受 命省牲竟未少效趨事之勞惟一從傍伺候於彼
即趨 朝復 命曰省牲畢臣等果誰欺哉且此舉縱出
權宜然保則非其人臣誠不能與之共事也夫保之為人
臣不知之然臣去歲待罪大理寺左少卿時五月內 先
皇帝 勅太監黃錦會同三法司官審錄錦固空心公審
一時獄讞稱平惟至一重犯內官陳憲則法司官未及一
言錦亦未及一鞠唱名校尉遽大聲曰陳憲情直傳呼校
尉亦大聲曰陳憲情真哀願錯愕誼詳急遽中不得一措

薛錦亦點首禁聲急注於心題稿下曰情真俄而外門寬
號之聲震天矣夫寃憲者誰歟一時相傳以為憲素忤保
保心銜之故因不相干事乃嫁禍以洩其忿也此事內
廷知之臣實未敢以為言然獨怪夫當會審時他犯之審
斷皆由衆官而惟憲則下人混傳若諺謂做成圈套者時
刑部尚書黃光昇當堂將辯理之言方出而錦指他事以
亂衆聽遂不可易稿矣意者錦以憚保不敢與抗而衆校
則夙受保之戒今且念錦之下即保矣故相逼成之如此
因致先皇帝德意有未究焉可勝恨哉夫逆莫大於誑
人主橫莫大於竊威柄狠莫大於殺無辜保果何如

人哉即今恭遇 聖明在上陳憲已蒙 恩赦而保之奸
惡竟無有發之者蓋言官未必知內使實跡而內使中又
如諺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者臣不因會審亦無從知保
也以故保今不但倖免而已又蒙 命督東廠保其何幸
耶雖然保固外貌謹慎今管廠頗能安靜若無顯過於
國家而臣乃發隱過責若是何也夫 臣聞之小人之固
寵也不先養其聲譽則 上之信之也不篤而任之之意
或可搖小人之肆惡也不慎密其機關則人之防之也既
豫而攻之之計必先發保素恃小才變亂是非善竊 威
福以報恩怨今 聖明初政未蒙 親信根基未固正養

禁之而戒錄錄者勢也他日一寵任隆而機關務
中外多事矣杜稷蒼生之害可勝道哉臣故因今日
祀典一事懇乞 聖明一以正禮制一以清弊源者此也
夫保翼虎也懷不測之威而又挾訶事之權自今必中臣
以竒禍矣雖然臣不畏也臣不避也伏望 皇上察臣一
念通計 特賜家容博訪保果否邪正於是 去留斷自
衷定臣愚幸甚 杜稷蒼生幸甚如臣與陳憲有一面
之識有一言一事之交臣甘當重罰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宸聞仰荷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于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柵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贖天威大惟陛下少垂鑒
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孔彭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
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
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
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祀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
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
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
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即房廻繞萬間店
舍環坦數里招四方之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
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函雖豪奴之旅年謀
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隨隨膏脂剝削
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 擬其貪而彼
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室群居
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
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
以來未有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
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三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
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

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
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錦
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
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
男口淫汗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劫
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
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
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
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
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

江一之妻嚴米童占鄔良六之婦或授人投毆而毆傷人
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
之傷任良諫嚴端朋之傷鄒公顯或奪八田地而負累陪
緝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
泰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
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
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
嚴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忠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
之害者王禮也被嚴珍之害者黃亥也被嚴漢二之害者
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一之害者

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
鏊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
黨令孔彭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隱秘者又不知其何
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
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扣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
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
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
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
思宸濠造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困
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

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開楚山谷之賊匪涎
彼家積半著威視寡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
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
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蕃與樸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
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咒野河南布政司是伊蕃
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
典秩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曲樸收逆其狂背之志及
聞世蕃問遣而典秩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
家倒甍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設此中外大小臣工
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蕃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

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三矣是世蕃之陰結與
楨又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窟窟乎幸賴 聖明英
斷早發典楨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邪於未萌不
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
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存沐 厚恩猶懷異
念况今怨望于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之逃又昭昭如是
乎是世蕃居 朝則為豈賢居鄉則為逆濂以一人之身
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甚類紊亂紀綱斷傷
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
止下一身而已哉臣又及賢息之嚴嵩人惡得無罪孔子

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高位極人
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
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
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
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
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
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陛下
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有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姚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且言莫及矣嵩又恬不為
恠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

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效非嵩之欺 陛下乎近
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
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
蕃潛遁乃躬謂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
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去
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
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認棄伍而曰
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暗照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
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
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訴寃哀

泣者聲徹雲蒼高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恐庇之此臣所以反獲愆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

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副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翻孔明正典刑以謝萬

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嵩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起理一一俱為處分以裨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

幸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
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
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千身天威臣無任忠憤激
切恐懼待罪之至

斥大莩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是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潔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逆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會參既推得賢為繫矩之要而尤
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
容而禁伏凶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
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
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觀時事若干會參之說正今日所
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觀邇者御史會
紳等感激思報忘其危辱糾劾群小劉龍輩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
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汪鉢者雖
欲逆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冀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

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不取也及鉞將具本復題揚言
於部曰若欲去他無官寧去我官山為飾說悉加褒美一
時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
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神堯御極誰照中天猶肆無
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正鉞固其所無而今僅
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竊而思之奸孽昭
白情狀罪露必為 聖明所觸而遂誅釁即所必加大
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鉞復本已下
臣即往吏科觀之伏讀 御批盡正鉞之所罔而各區處

之使群邪震聳四海從觀臣歡幸喜慶不覺舞雩蹈嘆曰真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徹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鉉罪止罰俸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誣 上行私始無糾極延至大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 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鉉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弊

亦極矣何不毅然速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
哉臣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若取之以律
鉞則鉞之誅當不遲之今日而陛下猶未明罰勅法豈
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胡成
固無不至然鉞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
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為善有而後罰之可使不
為惡臣觀陛下於鉞胥顧于大臣之中擊蒙宰之任排
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廢以子孫其
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而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
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鉞猶大為欺敵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缺首為能動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缺於部事辰入申出因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黨群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能祇足為部事之嘉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陛下所

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上習之害敗亂之兆况不忠如鉉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鉉不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
一日萬幾鉉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著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冬正庶官入 覲之期鉉身斯任其當知所歛飭亦明矣臣于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

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
撐駕座船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
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
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
非鉞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
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清朝之辱也又
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
償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
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反以窮絕驛分廢之多至
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住逐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

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
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頓異耳欺天因人負 君誤
國臣之不知鉉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昭復
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鉉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
乎進退之機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
入科甫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鉉者也臣聞君之所
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
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文聞一忤鉉者則立中竒禍不
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
暇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鉉之必去為快以去之

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枉門閥冒
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靡非陛下之所憂乎
則臣亦烏能然以為容恐然自便矣伏望陛下諒臣愚
之匪他俯採末議大奮乾斷將鉞亟賜斥逐以絕姦
謀仍乞命下明正其罪宣播于朝與眾棄之使天下
曉然知克惡之斷不容乎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
甚

罷茲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鑒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蕙恥強辯飾非颺頰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

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
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耻之節甚盛休
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並範以待其臣而下不勵
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鉞若果以禮義自防以
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詞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鉞自陳畧
無懇詞且強為飭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
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
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鉞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
貪鄙之狀擬於秦辯欺罔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

實不勝憤忿其汪鉉蒞惡諸臣 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
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根
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蓂鬼窟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
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鉉甘心為之決裂甚矣其辯諸
臣劾已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鉉平
日果正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
鉉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采姦
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
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曷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
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鉉取以自用耳昔李林

甫作吏部欲蔽塞人士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
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
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
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鉞以林甫自待臣
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
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
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
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昌而勉方為善有所畏

而不收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
耻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
耶何其不忘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
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
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
一可觀也今鉉欲取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
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耻具可駭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 陛下之意欲存
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

加于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
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
汪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
層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 陛下之所
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
許論辯所以防姦徹彊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
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
鉉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伸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
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

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鈔之意不過欲媚假靈龜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陛下嘗有責責吏部矣為汪鉉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鉉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鉉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

由前觀今則汪鉉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
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
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
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
使之肩大位列 清班乎且蒙宰者百官之昌也士風者
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耻而風俗薄惡也今
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耻漫不

知為何物若汪鉉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懼談笑如故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庶恥之尤者也今其數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益倣效成風庶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鉉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鉉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又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鉉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

著老成廉靜公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
小臣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鑿輩者決不容干堯舜之世
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
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宗社無疆之幸臣
冒瀆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庸務不堪慮臺疏

朱伯辰

頃者撫治鄧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胥謂文華何以堪此抑何遽至此耶夫鄧陽重鎮界轄夷方方今首患未盡正疆場有事之秋而劣牾僭倖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又不齒於士論徒以其微涉浮詞濫叨甲第初授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其佐州善狀無聞貪聲愈著鑽刺實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游至通顯然猶謂

其所居北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資得遂濫
推撫治則繼此而二於六卿又繼此而長于六部亦將循
資而既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
名器量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有能濟其惡者何
也勢不得行耳首虎而翼為則害將益烈鄖陽之民何罪
哉矧邊徼鉅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
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
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叅照通政司趙文
華邪媚鄙夫汗庸末品莖仕不謹即考察而謫官鑽刺通
神遂當緣而復進部署甫遷通察奉改即其龍斷于富貴

之場可知競奔于樵斤之路狐媚猿攀憑聲勢而寵略日
章蠅營狗苟恣貪饕餮而廉耻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縱
居閑散之地猶為汙玷於班行加茲臺憲之重何以克堪
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
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願望回
護復使之覲面充位久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
行推舉才望相應者疏各 上請庶各器不致于濫觴而
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之宮室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歛縣藏匿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和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眷同該縣協拿鍾意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克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弟貝有愆反懷

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
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
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耀居常則擅著蟒衣妓女環列
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
要皆多彼之黨矣世番之暴橫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
為訛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
俗莫此為甚聞鄉里含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
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
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
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夙著

於平時狂克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
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往來神出
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雀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
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
輕故敢披瀝以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
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
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該衛仍乞行各着
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
知懼禍根絕而 朝野寧謐矣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
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
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叅劾
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
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
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
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
採群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其頭跡為我 皇上陳
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

虞塩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
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体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我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殘 憲典罔法行私
所過屬縣掊剋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
三百各有遞等其塩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塩商輳集
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
黃球黃煥王鑑等昭計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
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龍瑞其押送出境則樊瑞
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

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贖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鏞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鏞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鏞等惧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惧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進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賍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

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叅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贖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驪顏又往鳳陽謁 陵政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厨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鑲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

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
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
藉至屢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
擊其形畧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
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
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
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
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
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斷
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
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惟
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
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君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鷩鷩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
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皇上察臣微衷勅
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鄒懋卿速賜罷黜
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
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為黜元惡究大盜以正 國法事

方鳳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二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
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
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讐士良魚朝恩輩
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
欺若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
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
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氣載史彌遠輩是也而後謂之大
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域之奸日
曆月泰漸成已滑步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

寧勢任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况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恣兵一進一退動貲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叅將石璽金銀萬兩蕭敬迴送石璽貨物數多摺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

在洋墜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燧乃蹇驢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救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覬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於樞門內則潛入於私窠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 旨查覈每件支吾莫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筭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下

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說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內臣之在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陛下昭明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筭明白整其百萬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借上方劍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

言者之戒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